

童年家事

贾平凹 著

中篇卷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全国图书馆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费孝通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中篇卷

童年家事

费孝通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（济南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 中篇卷 童年家事 / 贾平凹著 .

— 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 , 2013.10

ISBN 978-7-209-07220-5

I . ①贾… II . ①贾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3695 号

责任编辑 : 王海涛 张静芳

封面设计 : 刘静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 中篇卷·童年家事

贾平凹 著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: 250001

网 址 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 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6 开 (170mm × 240mm)

印 张 18.5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7220-5

定 价 34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
■ 出版前言

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既善于长跑（长篇）又善于短跑（中短篇）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。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写作语言朴拙，叙述耐心，故事温厚，细节里栖息着土地的芬芳和人性的美好。贾平凹最早便是通过中短篇小说创作来奠定其江湖地位的。

“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”收录作者1973年至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，其中分为短篇卷四卷，中篇卷六卷，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集，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。作品集用“倒叙”的方式给读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。从《倒流河》开始到《一双袜子》结束，岁月逆行往事追溯，喜怒哀乐不胜沧桑。



目 录

童年家事 / 001

白莲花 / 073

姊妹本纪 / 175



童年家事

题 记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，童年的家事永远都在闪烁着斑斑驳驳的色彩；我怀念着那个孩提的年月，怀念着那个家庭，但我终是不明白，在我那个时候，为什么就没有现在的思想呢？而那个可爱的家庭为什么竟没有继续了下来？！

上

一

按规律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应该是大年初一。可是已经过了一个月，我还没有生下来。一家人便吓得战战兢兢的了。娘待在祠堂里，终日抱着个大肚子，没人处就哭，哭一气儿，就又咒我；婆和三个婶子就守在旁边，一步不离地说：

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瓜熟下蒂便会落的……”

娘说：

“要是个不熟的瓜呢？”

“咱就在这儿等它个一年半载，他敢不出来？拽也得拽出来！”

娘听了，又哭起来了：

“这冤家怕是要来收我的命儿的。让我回去吧，要死我死在家里。”

婆忌讳说这话了：

“不许胡说！傅先生的话还会有错儿？”

傅先生是南阳沟里一个阴阳师，娘刚怀上我的时候，他就来过家里看过风脉。在我上头，娘生过两个孩子，白白胖胖的小子，可都没留住，傅先生说是宅向不好，让娘搬住到祠堂里来生我。

婆又跪在堂前烧起香了，双手合在额前，一眼一眼看那香烟熏蒸起来，袅袅地抖，便对我父亲和大伯说：

“咱祖祖辈辈没做亏心事，咱会安宁的；为了保险点，你再去请傅先生一

趟吧。”

父亲他们动身走了，天就下起雨来了。一时远山缥缈，近岭如墨，那祠堂门前偌大的荷塘里，风在不定方向地刮；雨脚匝匝，踢出一塘的水泡儿，冬日里的枯荷残叶，特意儿是留下听雨声的吧？娘歪在窗前，突然肚子就不自在起来，一扭一扭地疼……

雨下得更大了，河里开始涨水。眼见洪水扑过堤堰，漫了村前的河湾；半夜里，水就进了村。一村人都惊慌了，扶老携幼地往村里高处跑，祠堂门前一时就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哭喊声、叹息声、骂天声，使本来就不安宁的祠堂，空气越发烦躁了。婆把东西全拿了出来：油布、雨伞、被单、蓑衣……让人们顶在头上，但无论如何也不让外人走进祠堂一步，就拿一撮红线挂在门环上了。

娘肚子开始揪着疼，疼得打滚儿地叫，汗水湿了头发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先是咬着被角呻吟，后来连呻吟声也没了，咬得满嘴淌血。守在一旁的大婶，心疼得直抹眼泪，婆把她支去烧水了：

“没出息！让老三来守。不疼能生下来吗？快了，快了！”

雨还在下着，屋檐吊线的；一声闷响，谁家的照壁泡坍了；打闪中，一头死猪从河上漂过来。人们叫了一声，就哗地闪开一条路来：大伯背着傅先生，父亲在一边撑着雨伞，气喘吁吁地赶来了。突然间，三婶就从里边着疯一样地冲出来，大喊大叫：

“生下来了！生下来了！是个小子啊！”

这时候，天已亮了，正是阴历二月初二。

二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家里人都说：这孩子是骑着龙头来的，要不就多孕了一个月？要不偏不倚生在这一天？要不无故二月里发了这么大的水？

夜里，雨便歇了，水也退了。村里人都搬回家去住，家家刮着院里的泥水，放一串鞭炮，就噼噼啪啪爆起炒豆儿吃。我和娘也搬回来了，我裹着红布，娘披着红头巾，像迎回来了菩萨。婆立即宣布：把她的糖罐抱到娘的炕上；家里的鸡儿下了蛋，别人便不准再吃一颗；叮咛想吃什么，就做什么，谁要委屈了娘，“我是不依的！”她说，“要不服的，你也去生个龙种来嘛！”

我父亲排行老四，娘是最小的一个儿媳。过门五年了，两个孩子都没留住，这在乡下，是件很丢人的事情。父亲又常在外教书，她便少不了被人白眼：哼，你能干了什么呢？连个娃娃都不会生！婆虽然疼她，但也常常对她说：

“你身子没有不舒服的吗？”

“……很好，娘。”

婆就皱皱眉说：

“你公公没福，打解放那一年下世了，咱逢上好世道了，日月盛起来……我老了，活什么呢？就活个孩子的，现在九个孙子了，再有一个就是整数了……”

娘就立即明白了，愧得脸色绯红。

婆说：

“你拾掇拾掇，过罢清明了，你到老四学校去吧。”

娘便去了。住了一个多月，回来了。这天日头很暖和，婆在院子里织布，娘帮她在捶布石上捶线，捶着捶着，娘心里就一阵恶心，说：

“娘，你陪我去一次卫生院吧？”

婆“啊”了一声，忙过来问：

“头疼？”

娘不言语，低了头。

“胃疼？”

娘摇摇头，耳根下冲起一点红。

婆突然叫道：

“莫是有喜了……啊，啥时感觉的？”

“前日。”

婆将娘一把搂了，夺了棒槌甩在门口，用指头点着娘的额颅骂道：

“死鬼！为什么不给我说？谁叫你搯棒槌，你是要把他搯下来吗？！”

娘开始什么也不做了，慢慢肚子凸起来，闲着没事，婆就领她去地里看看庄稼长势，到四邻人家逗逗趣儿；娘不去，婆说：

“羞什么？那脸才有盆子大哩！”

父亲请假回来，笑她是“骄傲的将军”。大婶和二婶很是不服了，曾讥笑着对父亲说：

“哼，我们生了三个四个的，也没这个福分！天下老，向着小。你媳妇怕

是要生龙养凤了呀？！”

果然就生下个龙儿来了。

这天夜里，婆一定要二婶去炒三升豆儿，一家人都在中堂里坐了。除了娘和我外，四个儿子，三个媳妇，九个孙子，三个孙女，满当地地坐在婆的脚下，她让取了秤，将我称了，报说是八斤三两，就笑着说：

“好重，好重！方圆四湾十六村的，谁家生养这么重的？东村刘来顺家，说养了个四斤二两的，那真是个精光老鼠嘛！现在一家人都齐了，给咱孙子起个名吧。”

大家就起了好多，大伯说：排行第十，就叫个“十娃”。三伯二伯说：孙子辈里，都是太贵、太顺、太来、太民的，就叫个太水吧，活该今年发了这么场大水。婆却说不好，征求娘的意见，娘说：

“让他爸起吧，人家咬文嚼字的，查查字典上有什么好名儿？”

父亲便在灯下翻字典，但不是太文了，便是不顺口，婆就摇头。三婶就对婆说：

“这孩子是做婆的心蛋蛋肉，虽是做父母当伯婶的，也不一定起得好，还是老人家起一个吧。”

婆说：

“这老三家就会说话！我一个老婆子了，还能起个什么呢？”

便抓起一把炒豆儿投在嘴里，嘴里已经没了牙，嚙嚙了几下，就又囫囵吐出来，又投几颗在嘴里，说：

“这孩子排行是十，又是二月二生的，就叫十龙可好？”

大家便一哇声地叫绝。三婶说：

“妙！妙！又顺口，又有意思，活该是奔着老人家才来投胎的！明日嚷出去，村里往后生了孩子，怕都来找娘起名了！”

婆就乐得什么的，在院里烧纸敬了神，又放了一通鞭炮。

三

年景很好，发了一场水，反倒给麦田壅了一层肥泥。三月打了春，麦苗就起身了。去年村里转了高级社，当年落了好收成，家家有了二担压底粮，眼瞅

着今年麦苗这般好，人心里都说说不出的滋润。婆又是个极排场的人，旧社会儿女多，世道不好，一年到头在嘴上挖抓不过来，心盛也是无奈。现在，爷不在了，一家大小二十二口，她是主儿，总要在村里闯个名儿什么的，便思想为我办个热闹满月；主意拿定后，这天夜里，她把大伯和三婶叫到她的睡屋里，说：

“离了你爸，眼瞧着五年多了，家里没个外头人，咱娘儿们总使这个家没败下去，倒光景越来越走上坡路了！眼下家口这么重，我毕竟是妇道人家，手脚也一天不济一天的，全靠你两个帮我。我想给十龙过个满月，趁机会待一下亲戚朋友、街坊四邻，也不亏给你爸爸争个名儿，你们心下怎样？”

大伯是一个经世面的人，早年爷在世的时候，逃壮丁到铜川下过煤窑，后来就回来做生意，走过西安城，下过南阳川，在村里很有些头面。父亲一直在外教书，三伯又在乡政府当文书，二伯偏是个嘴头没话的下苦人，所以，家里一应外边事情，就全由大伯支应了。当下听了婆的话，便说：

“离了爸，村子里的人都说这家人是完了，咱反倒过得红火！老三、老四干公家事，都是人面前走动的人物，我是粗人，但在村里也不看谁眉高眼低的，一家大小出了门，谁个不英英武武的？十龙过满月，这么大个家，就得像个样儿，不敢叫外人耻笑了。至于待多少客，还要看家当而定，家里有多少粮食呢？”

三婶扳着指头，说：

“饭稻三担，酒稻五担，麦子大柜里还没动，瓮里的前一月后巷来借了二斗，总共算起来是四担，包谷六担，小米四斗，荞麦二斗，窖里存的五百斤洋芋一个没动，还有两坑红白萝卜，一棚白菜，蓖麻油一桶，棉籽油一桶，大宗的就这些了。”

大伯想了想说：

“不是多宽余的，这烟呀、酒的少不了几十块，柴也是个问题，还有油、盐、酱、醋的，一动弹花钱就像淌水似的……”

三婶就说：

“这好办。做几座豆腐，水菜就对付了，槽上两头猪，杀上一头，肉也有了，油也有了，烟酒花上五十元，二十斤粉条十五元，木耳黄花十元，小麻调料就算五元，再买两担引火柴四元，再计算上其他零花十元，一共是不到一百元。娘手里还有一百元，足足过一个好满月了……”

婆就叫道：

“让你管家，你倒这么清白！连我手里的钱一分一文都知道？！”

三婶撅了嘴说：

“我要是不清白，你倒骂我肉饹；如今我替你操心，倒叫你嚼起不是了！”

婆便笑起来了：

“哟，谁敢嚼你不是？这一大家人活该兴旺，就出了你这个管家子！”

三婶就说：

“瞧娘说的，要不是你给我撑腰，我能管得住谁呀？人多口杂的，你软了，他把你当软面儿捏，你硬了，就有人骂你是凶死鬼！”

这当儿，二婶给婆端了晚饭进来，听了不高兴，说：

“他三婶，孩子那日说了你一句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家里你是握勺把的，谁敢不听你的？”

三婶便说：

“我哪一处不对，谁都可以说，反正好了大家好，败了大家穷，上有娘在，我只是替她少睡会儿觉罢了。”

婆问二婶：

“今黑什么饭？”

“糊汤煮洋芋。”

婆生气了：

“烧糊汤还煮什么洋芋？山吃海吃的，一顿吃了，下一顿把嘴吊起来呀？”

二婶不敢言语，放下碗，退出去走了。

大伯一直还在考虑着办满月的事，这时猛一拍手说：

“糟了，糟！”

婆问：

“什么糟了？”

大伯说：

“这硬柴火还没计算，集上买吧，一担二元，总得二十担哩！”

三婶说：

“这我也想了，坡根咱家那棵柿树，这几年不太结柿子，把那枝股砍了，一来让树聚些新枝，二来不就几千斤柴火了？”

婆便高兴了，筷子一敲碗沿说：

“这鬼管家的，倒比男人厉害，什么都想得周到！”

三婶就说：

“这是给咱十龙过满月哩，娘看他是银蛋蛋，做婶的就要看他金蛋蛋哩！”

婆乐得呵呵地笑起来了，立即将一家人叫到一起，把过满月的事说了，又各人分了工：大伯去请亲戚朋友、街坊四邻，二伯砍伐柿树，大婶去做豆腐，二婶去淘萝卜、洗洋芋，爸爸去买烟打酒，置一揽子客货。分工末了，婆说：

“一应大大小小，他三婶经管，各人都往勤快些。这场喜事，只许办好，谁也不能给咱家丢人！”

四

三月初二，一起床，婆早早就到娘的房子来，用三尺红布将我裹了。吃罢早饭，客人就接二连三地来了，院子里毕毕剥剥不停地响着鞭炮。大伯是一直站在大门口的，进来一个，双手抱个拳，接了礼笼儿；中堂的柜盖上，就开始摆满了面鱼、面虎、挂面、灰面、红糖、项圈、三尺花布。来客们走进来，给婆道个万福，便抱着我看一番，说：

“哟，真胖！”

“一生下来就八斤三两哩！”婆说。

“真是龙种！头多大！”

“长得有些像他爸哩！”婆又说。

“他爸是教书的，将来怕要比他爸的本事更大哩！”

“真想不通，他倒投胎到我家来了。”婆再说。

“哈，都是你做老人积的德嘛！”

婆就乐得什么似的，等屋子里的客人挤得满满的，就把我抱在案桌上，在我面前摆了算盘、剪刀、镰刀、书本、笔，让我去抓。屋子里就静得没有了一丝儿声了，我眼光落到镰刀上，就“嘘儿”“嘘儿”地有人担心，婆的脸色都憋红了。但我没有摸那镰刀，目光又盯到书本前，手胡乱扬过去，婆就一把将我和书本抱起来，叫道：

“是个念书的，是个识字的！”

四周的人就一哇声地说：

“真是他爸的娃了！”

“早就知道他要抓书的！”

“瞧那模样，哪儿像是下苦的人呢？”

立即，我在无数只手上旋转着。三伯的小儿子太顺，我的第七个哥哥，挤了进来，硬要抱我，还把我脸贴在他脸上，说：

“我比他白，他是黑蛋！”

三婶一把就把他拉起来，在他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

吃饭开始了。

我外婆家的都坐在我娘的房子里，三伯他们乡政府的客是高红漆桌子摆在中堂上的，院子里，就是一揽子众亲众邻了，一共坐了三十席。三婶在厨房指挥上菜端饭，大伯在外面敬烟敬酒，爸、二伯、几个大哥们穿梭往来地送上热饭煎菜，换下残汤剩水。那菜极多：红烧肉、白打肉、粉蒸肉、排骨肉、炒粉条、汤豆腐、黄豆芽、苜蓿汤、洋芋丝、萝卜片……一盘接着一盘，一碗紧着一碗。一时间，碰杯声、扒饭声、喝汤声、嚼菜声、打嗝儿声、喊声、笑声；人人嘴上闪光，头上冒汗，满院子已经热闹得不同一般了。

大伯是一直站在院中的，不停地喊：

“水酒甜饭，大家都往饱里吃哇！”

这时候，二婶在大门口和人争吵起来，接着就呼呼地关门。婆赶忙跑过来问，二婶说：

“有几个要饭的，给了一块儿馍，却还不走，说是要道喜，道什么喜？还不是为了吃饭！”

婆就骂道：

“你关了门挡喜呀？难得人来道喜，吃咱一碗甜饭，就把咱吃穷了？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坯子！”

二婶娘家在大深山里，最见不得人说她没见过世面，知道婆婆生了大气，不敢作声，当着众人面羞得脸红，将门打开了，便钻进厨房再不出来了。

眼看着客人们都吃得八九成了，三婶才走向房里，洗了脸，梳了头，走到娘的房里，一把抱了我，对我的外婆家客人打招呼：

“都要吃好！吃得越多了，我龙娃才越有福分！”

姨就端过一杯酒说：

“她三婶，亏你忙了一天，敬你一杯吧！”

三婶说：

“好，我就替我龙娃喝一杯！”

热酒下肚，脸便红起来，她越发来精神了，敬这个，让那个，惹得一房子的笑声。末了，走到院里，把大婶拉到一边，说：

“你坐在大门口去吧，过会儿散席，人多手杂的，注意村里哪个不争气的揣了什么走。”

五

过了满月，父亲就打整行李要返校了。在家一个多月里，他似乎是家里显得最清闲的人，一应粗细轻重之活，婆都不让他去做，专让他在娘的房里伺候什么的。但他对我很淡漠，对娘也没有多少话说。一坐下来，就抱着厚厚的书看，看完了，就在娘房子那头的木床上睡觉。这床是临时支的，他说他一个人睡惯了，和孩子睡在一块儿，他会失眠的。我生下头几天，娘让他去涮尿布，他不到村中那塘里去涮，总是盛在盆子里，跑上一里路到河边去。后来婆就不让他涮了，让太运、太顺或淑叶、淑枝姊妹去涮。他也便乐个自在，整天里在婆房子里坐坐了，就回到娘屋里看书。要不，就坐下来写信。他已经收到了三封信，发走了四封信，但还在写，娘就说：

“你给谁写信呀？有多少紧贴话儿说不完的？”

“给学校领导。”

娘不言语了。她虽然是农民，又不识字，但知道丈夫工作一定很好，要不，领导怎么不停地来信呢？

过满月这天里，客人们都走了，娘显得很高兴，在灯下逗着我玩，见爸又坐在那里看书了，就说：

“那书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。”

“有咱十龙好看吗？”

“咳，该怎么对你说呢？”爸别转了身，“你们这些人，就知道你的孩子，

孩子！”

娘便一把夺了他的书，把我塞在他的怀里说：

“是我的孩子？孩子不是你的？你生娃不管娃，你也该好好看看他嘛！”

爸只好把我抱起来，但像是抱着个冬瓜，不逗，也不亲；我在怀里哇哇地哭了。娘又抱起来，说：

“来，让娘抱，你爸那四个兜儿的，别给人家尿湿了！”

爸说：

“好了，天不早了，睡吧。”

就走到自己的床前，从枕头下取出信来，看了一遍，脱衣展被睡下了。

娘也上了炕，吹了灯，睡到半夜了，娘突然哽哽咽咽哭起来。爸说：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深更半夜的，叫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咱们吵了嘴了。”

娘说：

“让外人都听见就好了！”

爸不言语了，黑夜中点了烟在那里明灭着抽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们娘俩儿。你常年在外，我在家里活受寡。我总想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没本事，给你生不出个儿来，就天天盼儿。眼下盼来了，我总算对得起你了，你还是老样，不和我多说一句话，天一黑，你睡得呼呼噜噜……”

娘说着，就又哭了。

“你这女人……”爸便从那边走过来，睡在炕上。“我哪有什么话来对你说呢？睡吧，睡吧，睡在你跟前了，你就滋润，你真会折磨人，你这号女人……”

娘就止了哭声，问一声：

“你说，你爱我吗？”

“爱。”

爸说着，便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娘生气就把爸的那张木床拆了，在枕头底下看见了那一沓信，她不知道这信里有什么东西，丈夫总是睡前像温课一样地看。她掏出信，却发现里边夹一张照片：一个年纪很轻的女人，烫着发，穿着钉着大圆扣子的列宁服，侧着头，笑吟吟地坐在公园的石凳子上吧？娘看过一眼，心里就咚咚地跳，手脚也颤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末了“啊”的一声，就坐在那床上一动不动地了。足足呆了一个时辰，她就一捂脸走到三婶的房子，一头扑在三婶的怀里，呜呜